





金庸作品集 第17册

倚天屠龍記 (一)

(The Heaven Sword and the Dragon Sabre) Vol. 1

作者 金 庸

出版 明 河 社  
香港英皇道651號10樓

印刷 建明印刷有限公司  
香港英皇道651號2樓  
新昌印刷有限公司  
香港英皇道655號5樓B

發行 明報有限公司  
香港英皇道651號10樓  
電話：H 6 1 6 6 8 3  
(香港郵政信箱：4363)

(繪畫：姜雲行)

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初版(修訂本) 一九八三年九月五版

版權所有  
不准翻印

定價：港幣20元(美金4.50元)

Copyright, ©, 1963, 1976, by Louis Cha. All rights reserved,  
which includes the right to reproduce this book  
or portions thereof in any form whatsoever.

Distributed by:

Ming Pao Daily News Ltd.  
651 King's Road, Hong Kong  
Post Box No. 4363

# 倚天屠龍記

第一集

金庸著



## 圖片說明

封面：黃公望「九珠峯翠圖」。黃公望（1269——1354），江蘇常熟人（或作浙江富陽人），作畫筆勢雄偉簡明，山水以淺絳設色爲多，本圖亦然。

「元代四大家」爲黃公望、王蒙、吳鎮、倪瓚；以黃公望居首。四大家畫法獨創，不似趙孟頫之注重臨摹。四人皆教品勵行，爲人風格甚高。四大家均與張無忌爲同時代人，年紀長於張無忌。黃、吳二人逝世時，張無忌初任明教教主，王、倪二人於明朝洪武年間逝世。

扉頁印章：徐三庚「曾經滄海」——徐三庚（1826——1890），浙江上虞人，治印章法茂密，用刀挺勁，清同治、光緒年間一世風靡，對日本篆刻家影響極大。

插頁：

一、元人「射雁圖」

二、三、蒙古武士行獵圖——波斯畫家作，伊朗德黑蘭皇家圖書館藏。

四、上：蒙古武士鬥大鵬圖——土耳其伊斯坦堡博物院藏。

下：蒙古大軍攻城圖——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。兩圖均爲古波斯畫家所作。

五、元人「平沙卓歌圖」——蒙古人在沙漠中旅行暫歇的實景。

六、元朝的鈔票：元朝有兩個「至元」年號，一是元世祖的，共三十一年；一是元順帝的，共六年。

元至正年間銅錢：至正是元朝末代皇帝元順帝的年號，這一類的銅錢張無忌一定使用過。

七、元代的銅鏡：古代銅鏡往往有照面及辟邪的雙重作用。

八、九、元人「禮聘圖卷」（部份）：原圖爲一長卷，繪西域人東來元大都朝聘、途中行旅的情景，畫筆工細，當是寫實之作。原圖藏遼寧省博物館。

十、趙雍「人馬卷」之一：趙雍（1289——卒年不詳），趙孟頫次子，王蒙稱其「畫馬得曹將軍法爲多」。馬是蒙古人的第二生命，元人對馬的觀察特精，元代畫家畫馬也有特殊成就。

十一、武當山

十二、武當山三公峯

十三、武當山：錄自明刊「天下名山勝概記」

十四、張三丰像：錄自明刊版畫「列仙全傳」。明代關於張三丰的傳說很多，因爲他壽長，有些人把他說成是仙人。

十五、王羲之「喪亂帖」：文曰：「羲之頓首。喪亂之極。先墓再離荼毒，追惟酷甚，號慕摧絕，痛貫心肝。痛當奈何奈何？雖即修復，未獲奔馳，哀毒益深。奈何奈何！臨紙感哽，不知何言。羲之頓首頓首。」此帖爲雙鈎摹本，爲傳世摹本中第一等精品。現爲日本皇室所藏。

蘇州博物館。十七、宋人「錢塘秋潮圖」：署名爲夏□，傳爲夏珪作，圖左之塔即六和塔。現藏

畫家。十八、潘天壽「之江一截」：之江即錢塘江。圖右之塔爲六和塔。潘天壽，近代國

## 目錄

- 一 天涯思君不可忘……………五
- 二 武當山頂松柏長……………五一
- 三 寶刀百鍊生玄光……………七五
- 四 字作喪亂意彷徨……………一二五
- 五 皓臂似玉梅花妝……………一五一
- 六 浮槎北溟海茫茫……………二〇一
- 七 誰送冰舸來仙鄉……………二二九
- 八 窮髮十載泛歸航……………二六三
- 九 七俠聚會樂未央……………二九七
- 十 百歲壽宴摧肝腸……………三五七



只見一個白衣男子正在彈琴，身周樹上停滿了鳥雀，與琴聲應和。過了一會，空中振翼之聲大作，四下裏又飛來無數鳥雀，毛羽繽紛，蔚為奇觀。

## 一 天涯思君不可忘

「春遊浩蕩，是年年寒食，梨花時節。白錦無紋香爛漫，玉樹瓊苞堆雪。

靜夜沉沉，浮光靄靄，冷浸溶溶月。人間天上，爛銀霞照通徹。

渾似姑射真人，天姿靈秀，意氣殊高潔。萬蕊參差誰信道，不與羣芳同列。

浩氣清英，仙才卓犖，下土難分別。瑤臺歸去，洞天方看清絕。」

作這一首「無俗念」詞的，乃南宋末年一位武學名家，有道之士。此人姓丘，名處機，道號長春子，名列全真七子之一，是全真教中出類拔萃的人物。「詞品」評論此詞道：「長春，世之所謂仙人也，而詞之清拔如此」。這首詞誦的似是梨花，其實詞中真意卻是讚譽一位身穿白衣的美貌少女，說她「渾似姑射真人，天姿靈秀，意氣殊高潔」，又說她「浩氣清英，仙才卓犖」，「不與羣芳同列」。詞中所頌這美女，乃是古墓派傳人小龍女。她一生愛穿白衣，當真如風拂玉樹，雪裹瓊苞，兼之生性清冷，實當得起「冷浸溶溶月」的形容，以

「無俗念」三字贈之，可說十分貼切。長春子丘處機和她在終南山上比隣而居，當年一見，便寫下這首詞來。

這時丘處機逝世已久，小龍女也已嫁與神鵬大俠楊過爲妻。在河南少室山山道之上，卻另有一個少女，正在低低念誦此詞。

這少女十八九歲年紀，身穿淡黃衣衫，騎着一頭青驢，正沿山道緩緩而上，心中默想：「也只有龍姊姊這樣的人物，才配得上他。」這一個「他」字，指的自然是神鵬大俠楊過了。她也不拉韁繩，任由那青驢信步而行，一路上山。過了良久，她又低聲吟道：「歡樂趣，離別苦，就中更有癡兒女。君應有語，渺萬里層雲，千山暮雪，隻影向誰去？」

她腰懸短劍，臉上頗有風塵之色，顯是遠遊已久；韶華如花，正當喜樂無憂之年，可是容色間卻隱隱有懊悶意，似是愁思襲人，眉間心上，無計迴避。

這少女姓郭，單名一個襄字，乃大俠郭靖和女俠黃蓉的次女，有個外號叫作「小東邪」。她一驢一劍，隻身漫遊，原想排遣心中愁悶，豈知酒入愁腸固然愁上加愁，而名山獨遊，一般的也是愁悶徒增。

河南少室山山勢頗陡，山道卻是一長列寬大的石級，規模宏偉，工程着實不小，那是唐朝高宗爲臨幸少林寺而開鑿，共長八里。郭襄騎着青驢委折而上，只見對面山上五道瀑布飛珠濺玉，奔瀉而下，再俯視羣山，已如蟻蛭。順着山道轉過一個彎，遙見黃牆碧瓦，好大一座寺院。

她望着連綿屋宇出了一會神，心想：「少林寺向爲天下武學之源，但華山兩次論劍，怎

地五絕之中並無少林寺高僧？難道寺中和尚自付沒有把握，生怕墮了威名，索性便不去與會？又難道衆僧侶修爲精湛，名心盡去，武功雖高，卻不去和旁人爭強賭勝？」

她下了青驢，緩步走向寺前，只見樹木森森，蔭着一片碑林。石碑大半已經毀破，字跡模糊，不知寫着些什麼。心想：「便是刻鑿在石碑上的字，年深月久之後也須磨滅，如何刻在我心上的，卻是時日越久而越加清晰？」瞥眼只見一塊大碑上刻着唐太宗賜少林寺僧的御割，嘉許少林寺僧立功平亂。碑文中說唐太宗爲秦王時，帶兵討伐王世充，少林寺和尚投軍立功，最著者共一十三人。其中只曇宗一僧受封爲大將軍，其餘十二僧不願爲官，唐太宗各賜紫羅袈裟一襲。她神馳想像：「當隋唐之際，少林寺武功便已名馳天下，數百年來精益求精，這寺中臥虎藏龍，不知有多少好手。」

郭襄自和楊過、小龍女夫婦在華山絕頂分手後，三年來沒得到他二人半點音訊。她心中長自記掛，於是稟明父母，說要出來遊玩山水，實則是打聽楊過的消息。她倒也不一定非要和他夫婦會面，只須聽到一些楊過如何在江湖上行俠的訊息，也便心滿意足了。偏生一別之後，他夫婦從此便不在江湖上露面，不知到了何處隱居，郭襄自北而南，又從東至西，幾乎踏遍了大半個中原，始終沒聽到有人說起神鵬大俠楊過的近訊。

這一日她到了河南，想起少林寺中有一位僧人無色禪師是楊過的好友，自己十六歲生日之時，無色瞧在楊過的面上，曾託人送來一件禮物，雖然從未和他見過面，但不妨去問他一個，說不定他會知道楊過的蹤跡，這才上少林寺來。

正出神間，忽聽得碑林旁樹叢後傳出一陣鐵鍊噹啷之聲，一人誦唸佛經：「是時藥叉共

王立要，即於無量百千萬億大眾之中，說勝妙伽他曰：由愛故生憂，由愛故生怖；若離於愛者，無憂亦無怖……」郭襄聽了這四句偈言，不由得癡了，心中默默唸道：「由愛故生憂，由愛故生怖；若離於愛者，無憂亦無怖。」只聽得鐵鍊拖地和念佛之聲漸漸遠去。

郭襄低聲道：「我要問他，如何才能離於愛，如何能無憂無怖？」隨手將驢韁在樹上一繞，撥開樹叢，追了過去。只見樹後是一條上山的小徑，一個僧人挑了一對大桶，正緩緩往山上走去。郭襄快步跟上，奔到距那僧人七八丈處，不由得吃了一驚，只見那僧人挑的是一對大鐵桶，比之尋常水桶大了兩倍有餘，那僧人頸中、手上、脚上，更繞滿了粗大的鐵鍊，行走時鐵鍊拖地，不停發出聲響。這對大鐵桶本身只怕便有二百來斤，桶中裝滿了水，重量更是驚人。郭襄叫道：「大和尚，請留步，小女子有句話請教。」

那僧人回過頭來，兩人相對，都是一愕。原來這僧人便是覺遠，三年以前，兩人在華山絕頂曾有一面之緣。郭襄知他雖然生性迂腐，但內功深湛，不在當世任何高手之下，便道：「我道是誰，原來是覺遠大師。你如何變成了這等模樣？」覺遠點了點頭，微微一笑，合什行禮，並不答話，轉身便走。郭襄叫道：「覺遠大師，你不認得我了麼？我是郭襄啊。」覺遠又是回首一笑，點了點頭，這次更不停步。郭襄又道：「是誰用鐵鍊綁住了你？如何這般虐待你？」覺遠左掌伸到腦後搖了幾搖，示意她不必再問。

郭襄見了這等怪事，如何肯不弄個明白？當下飛步追趕，想搶在他面前攔住，豈知覺遠雖然全身帶了鐵鍊，又挑着一對大鐵桶，但郭襄快步追趕，始終搶不到他身前。郭襄童心大起，展開家傳輕功，雙足一點，身子飛起，伸手往鐵桶邊上抓去，眼見這一下必能抓中，不

料落手時終究還是差了兩寸。郭襄叫道：「大和尚，這般好本事，我非追上你不可。」但見覺遠不疾不徐的邁步而行，鐵鍊聲噹噹噹有如樂音，越走越高，直至後山。

郭襄直奔得氣喘漸急，仍是和他相距丈餘，不由得心中佩服：「爹爹媽媽在華山之上，便說這位大和尚武功極高，當時我還不大相信，今日一試，才知爹媽的話果然不錯。」

只見覺遠轉身走到一間小屋之後，將鐵桶中的兩桶水都倒進了一口井中。郭襄大奇，叫道：「大和尚，你莫非瘋了，挑水倒在井中幹麼？」覺遠神色平和，只搖了搖頭。郭襄忽有所悟，笑道：「啊，你是在練一門高深的武功。」覺遠又搖了搖頭。

郭襄心中着惱，說道：「我剛才明明聽得你在唸經，又不是啞了，怎地不答我的話？」覺遠合什行禮，臉上似有歉意，一言不發，挑了鐵桶便下山去。郭襄探頭井口向下望去，只見井水清澈，也無特異之處，怔怔望着覺遠的背影，心中滿是疑竇。

她適才一陣追趕，微感心浮氣躁，於是坐在井欄圈上，觀看四下風景，這時置身處已高於少林寺所有屋宇，但見少室山層崖刺天，橫若列屏，崖下風烟飄渺，寺中鐘聲隨風送上，令人一洗煩惱之氣。郭襄心想：「這和尚的弟子不知在那裏，和尚既不肯說，我去問那個少年便了。」當下信步落山，去找覺遠的弟子張君寶來問。走了一程，忽聽得鐵鍊聲響，覺遠又挑了水上來。郭襄閃身躲在樹後，心想：「我暗中瞧瞧他到底在搗什麼鬼。」

鐵鍊聲漸近，只見覺遠仍是挑着那對鐵桶，手中卻拿着一本書，全神貫注的輕聲誦讀。郭襄待他走到身邊，猛地裏躍出，叫道：「大和尚，你看什麼書？」

覺遠失聲叫道：「啊，嚇了我一跳，原來是你。」郭襄笑道：「你裝啞巴裝不成了

罷，怎麼說話了？」覺遠微有驚色，向左右一望，搖了搖手。郭襄道：「你怕什麼？」

覺遠還未回答，突然樹林中轉出兩個灰衣僧人，一高一矮。那瘦長僧人喝道：「覺遠，不守戒法，擅自開口說話，何況又和廟外生人對答，更何況又和年輕女子說話？這便見戒律堂首座去。」覺遠垂頭喪氣，點了點頭，跟在那兩個僧人之後。

郭襄大為驚怒，喝道：「天下還有不許人說話的規矩麼？我識得這位大師，我自跟他說話，干你們何事？」那瘦長僧人白眼一翻，說道：「千年以來，少林寺向不許女流擅入。姑娘請下山去罷，免得自討沒趣。」郭襄心中更怒，說道：「女流便怎樣？難道女子便不是人？你們幹麼難爲這位覺遠大師？既用鐵鍊細綁他，又不許他說話？」那僧人冷冷的道：「本寺之事，便是皇帝也管不着。何勞姑娘多問？」

郭襄怒道：「這位大師是忠厚老實的好人，你們欺他仁善，便這般折磨於他，哼哼，天鳴禪師呢？無色和尚、無相和尚在那裏？你去叫他們出來，我倒要問問這個道理。」

兩個僧人聽了都是一驚。天鳴禪師是少林寺方丈，無色禪師是本寺羅漢堂首座，無相禪師是達摩堂首座，三人位望尊崇，寺中僧侶向來只稱「老方丈」、「羅漢堂座師」、「達摩堂座師」，從不敢提及法名，豈知一個年輕女子竟敢上山來大呼小叫，直斥其名。

那兩名僧人都是戒律堂首座的弟子，奉了座師之命，監視覺遠，這時聽郭襄言語莽撞，那瘦長僧人喝道：「女施主再在佛門清淨之地滋擾，莫怪小僧無禮。」

郭襄道：「難道我還怕了你這和尚？你快快把覺遠大師身上的鐵鍊除去，那便算了，否則我找天鳴老和尚算帳去。」

那矮僧聽郭襄出言無狀，又見她腰懸短劍，沉着嗓子道：「你把兵刃留下，我們也不來跟你一般見識，快下山去罷。」郭襄摘下短劍，雙手托起，冷笑道：「好罷，謹遵台命。」

那矮僧自幼在少林寺出家，一向聽師伯、師叔、師兄們說少林寺是天下武學的總源，又聽說不論名望多大、本領多強的武林高手，從不敢攜帶兵刃走進少林寺山門。這年輕姑娘雖然未入寺門，但已在少林寺範圍之內，只道她真是怕了，乖乖交出短劍，於是伸手便去接劍。他手指剛碰到劍鞘，突然間手臂劇震，如中電掣，但覺一股強力從短劍上傳了過來，推得他向後急仰，立足不定，登時摔倒。他身在斜坡之上，一經摔倒，便骨碌碌的向下滾了數丈，好容易硬生生的撐住，這才不再滾動。

那瘦長僧人又驚又怒，喝道：「你吃了獅子心豹子膽，竟到少林寺撒野來啦！」轉過身來，踏前一步，右手一拳擊出，左掌跟着在右拳上一搭，變成雙掌下劈，正是「闖少林」第二十八勢「翻身劈擊」。

郭襄握住劍柄，連劍帶鞘向他肩頭砸去。那僧人沉肩迴掌，來抓劍鞘。覺遠在旁瞧得惶急，大叫：「別動手，別動手！有話好說。」便在此時，那僧人右手已抓住劍鞘，正欲運動裏奪，猛覺手心一震，雙臂隱隱酸麻，只叫得一聲：「不好！」郭襄左腿橫掃，已將他踢下坡去。他所受的這一招更比那矮僧重得多，一路翻滾，頭臉上擦出不少鮮血，這才停住。

郭襄心道：「我上少林寺來是打聽大哥哥的訊息，平白無端的跟他們動手，當真好沒來由。」眼見覺遠愁眉苦臉的站在一旁，當即抽出短劍，便往他手腳上的鐵鍊削去。這短劍雖非稀世奇珍，卻也是極鋒銳的利器，只聽得噹啷啷幾聲響，鐵鍊斷了三條。覺遠連呼：「使

不得，使不得！」郭襄道：「什麼使不得？」指着正向寺內奔去的高矮二僧說道：「這兩個惡和尚定是奔去報訊，咱們快走。你那個姓張的小徒兒呢？帶了他一起走罷！」覺遠只是搖手。忽聽得身後一人說道：「多謝姑娘關懷，小的在這兒。」

郭襄回過頭來，只見身後站着個十六七歲的少年，粗眉大眼，身材魁偉，臉上卻猶帶稚氣，正是三年前曾在華山之巔會過的張君寶。比之當日，他身形已高了許多，但容貌無甚改變。郭襄大喜，說道：「這裏的惡和尚欺侮你師父，咱們走罷。」張君寶搖頭道：「沒有誰欺侮我師父啊。」郭襄指着覺遠道：「那兩個惡和尚用鐵鍊鎖着你師父，連一句話也不許他說，還不是欺侮？」覺遠苦笑搖頭，指了指山下，示意郭襄及早脫身，免惹事端。

郭襄明知少林寺中武功勝過她的人不計其數，但既見了眼前的不平之事，決不能便此撒手不顧；可是卻又擔心寺中好手出來截攔，當下一手拉了覺遠，一手拉了張君寶，頓足道：「快走快走，有什麼事，下山去慢慢說不好麼？」兩人只是不動。

忽見山坡下寺院邊門中衝出七八名僧人，手提齊眉木棍，吆喝道：「那裏來的野姑娘，膽敢來少林寺撒野？」張君寶提起嗓子叫道：「各位師兄不得無禮，這位是……」

郭襄忙道：「別說我名字。」她想今日的禍事看來鬧得不小，說不定鬧下去會不可收拾，可別牽累到爹爹媽媽，又補上一句：「咱們翻山走罷！千萬別提我爹爹媽媽和朋友的姓名。」只聽得背後山頂上吆喝聲響，又湧出七八名僧人來。

郭襄見前後都出現了僧人，秀眉深蹙，急道：「你們兩個婆婆媽媽，沒點男子漢氣概！到底走不走？」張君寶道：「師父，郭姑娘是一片好意……」